

城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當時孔子居衛懼譖而出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過蒲居月餘而返衛蓋匡之有蒲史記家子貢子語俱有紀載而睢則不聞有所謂蒲者矣子貢子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杞梁妻長城秦身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好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築也其妻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避水而死

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枕其長哭祀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詩賦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竭而祀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祀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邑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魄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段干初封段後邑也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段干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干邨地也傳又有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王子僑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是其證也王子僑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僑也唐詩王子求仙月蒲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

笙醉碧桃蓋世以王留侯舊志陳留縣有留侯廟世

余攷遷固所紀皆曰良其先韓人及其父平蓋王

世相韓也秦滅韓良為韓報仇至下邳聞景駒自

稱楚假王在留良欲往謁道遇沛公語相得遂從

之後帝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于

留願封留足矣按括地志留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五

十里韋昭云留屬彭城地理志下邳屬東海是帝

之起豐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留

不啻數百里謂為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

所慕而為之或亦當時經過之地河渠溝洫二書

若遂以為良之封地其謬甚矣

異同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

豹不知用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濟

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

瀆廟石刻濟源縣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涇容

安為商之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

一對付繼安令寄于瀆源縣西北三里許有碑

焉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

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

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

月二十日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問嘗徧攷兩

漢蜀漢五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

為此記以欺愚瞽而又繆塑繼安像于廟之儀門

舊志陳留縣有留侯廟世

遂謂陳留為良封邑云

及其父平蓋王

下邳聞景駒自

始臣會上于

徐州沛縣東南五

里屬東海是帝

今二地去陳留

蓋本于後人

所慕而為之

或亦當時經過之地

河渠溝洫二書

其謬甚矣

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

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濟

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

濟源縣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涇容

安為商之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

一對付繼安令寄于瀆源縣西北三里許有碑

焉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

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

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

月二十日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問嘗徧攷兩

漢蜀漢五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

為此記以欺愚瞽而又繆塑繼安像于廟之儀門

像前真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之石

大可笑也且其事竊倣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

改擊楠樹為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書之

事亦好奇者為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

無嗣乃遣使者以金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

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

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士乞以

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

亦未為董

嚴光本新野人嘗見故蹟遺文有嚴光

嚴光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

及光武即位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無道

光武即位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無道

光武即位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無道

光武即位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無道

光武即位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無道

光武即位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無道

光武即位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無道

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上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
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李固墓舊志在磁州諸翟村
南鄭人被梁冀誣害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
歛殯於本郡硤確之地不得近故塋汚先公塋
時二子基茲被收死獄中少子變亡命雖弗克
治言然當其暴尸京城時弟子郭亮董班同往哭
臨殯尸不去遂聽祿歛歸葬今漢中城固縣其墓
在焉意者其同被難杜喬亦以故塚場匡請闕上
書乞還葬李杜骸骨故磁有喬墓因附固墓邪又
按本傳固為廣漢維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而舊志云固為銅雀硯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
洛陽令皆非也魏銅雀瓦磚硯曰冰井蓋
狗名而未審其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
及趙燕魏齊代興代毀室屋且易况易壞之瓦礫
乎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
之光明不辭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
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潤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
其潤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塔曰零

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
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
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
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
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
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
蓋魏去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為飛塵矣齊
磚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土求之聚眾數百踰年
不得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
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性成今手尚
託虛名動世人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
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土曠而水絕雖有黃
丹鉛錫焉能作潤哉惟古瓦與磚沒地中數百年
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
含畜潤性而滋千寶晉千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
水發墨者也千寶千段千之千系出蔡陽穎川
宋有千雙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虞
字韻淳于鮮于之千今晉書千寶書千作千文選
晉武革命論云千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千寶
周禮注亦云千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溥所以

歎其無辯也揚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
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更取韻書以
呈于字亦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七賢
吾一字之師耳于寶所著又有于子十卷

祠在獲嘉縣北十里三橋村世傳晉嵇康阮籍山
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七人為竹林之遊當時

號竹林七賢故邑人立祠祀之今按晉書濤與戎
咸傳皆云與籍為竹林遊而言竹林所在惟康傳

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又云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而籍傳亦云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後神導氣
之術登皆不應則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

陽與孫登相遇時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
里山陽鎮有七賢堂註謂即籍等隱處而此云籍

者蓋嘗游于此韓愈本修武人修武縣東北三十
而遂名之耳

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
自上市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

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為愈作墓誌銘不言籍
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

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
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

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
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

存焉則愈之為岳武穆當稱忠武稱武穆此未定
修武人明矣

之謚也嘗見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
曰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

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
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

本意爰取危身奉止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
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

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
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

此益知當稱忠武為是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五

備遺

夫備遺者何也志恠也恠則疑疑則惑君子不語也然則削之可也顧又傳之者何也余聞之曰惑思辯疑思解而恠止息焉君子不去也乃今奇聞異跡見於載籍者何可勝紀固好事者爲之然而理固有也蓋天地一氣也順則常逆則變故木石鱗羽之屬皆能變恠以誤人昔禹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蓋謂此矣由是觀之窮古今之變達幽明之故盡險夷之節博物者所不廢

也作備遺志

擊人乃為孔子厄於陳故於

與戰於庭什之於地乃是六綬魚也長九尺餘孔

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

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

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

怪故謂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燕姑

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夢蘭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

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

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鄭國龍鬪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有淵

之曰蘭鄭國龍鬪國人請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

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攘之則彼其室祀

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人憂天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

不當墜耶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

者只使墜亦不能聞哭知姦鄭子產晨出過東匠

有所中傷列子聞哭知姦之間聞婦人哭撫其

御之手而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

者也翼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

懼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

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也作備遺志

擊人乃為孔子厄於陳故於

與戰於庭什之於地乃是六綬魚也長九尺餘孔

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

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

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

怪故謂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燕姑

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夢蘭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

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

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鄭國龍鬪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有淵

之曰蘭鄭國龍鬪國人請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

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攘之則彼其室祀

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人憂天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

不當墜耶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

者只使墜亦不能聞哭知姦鄭子產晨出過東匠

有所中傷列子聞哭知姦之間聞婦人哭撫其

御之手而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

者也翼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

懼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

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鄭人市履

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

歸取之及市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

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田父獻玉

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

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

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

一室田父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也棄

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

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

玉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

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立

者千金長食上殺鷄昭慈魏公子無忌方食有

大夫祿一鷄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鷄逐而殺之

望見一鷄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鷄逐而殺之

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言

負之為吾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

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鷄二百餘頭以奉公子

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

獲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

盡放其餘無忌由雀鳴復官太史有罪下之獄有

是名益彰

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

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丙吉決獄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

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

決丞相丙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

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琴有殺

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

心蔡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

主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

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

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

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下

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

仲堪葬骨

殷仲堪陳人遊於河

當之

旬日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神自稱徐伯

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

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言訖而沒後元綜夢

仲堪授都督益寧二州軍事

新鄭人崔元綜將娶是夜夢有一人云此非君婦

君婦今日始生俄所娶婦暴亡後十九年始聘侍

郎韋陟堂妹為婚計其所夢婦首續犬賈耽為滑

之日其女始生

酸棗縣有一下里婦事姑不敬姑年老而無目晨

食婦以餅粲糞授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

姑問其子此何物嚮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

有頃雷震發若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

率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

傳霖前知

宋太宗

人號為狗頭婦

傳霖前知

宋太宗

人號為狗頭婦

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
霖來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
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
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見霖曰子
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知之霖曰知復何言
既別去一
大蛇垂闌魚周詢雍丘人宋右諫議大
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夫嘗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
也世傳其異
宋郊渡蟻郊祀縣人與弟
學有胡僧相之曰公風神甚異似曾活數百萬命
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
命也公試思之郊俛思良久曰向堂下有蟻穴為
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橋以渡之
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今歲若第固當首
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名郊果中首選時章獻
太后謂不可以第先兄乃以郊為
捐金孕子時那
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有事於成都時年已
六十餘尚未有子欲覓一妾及至那美父乃請

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對見以白布掩
髮怪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卒扶柩
至此不能歸齋妾欲辦裝耳那美父惻然遂以金
助之未幾其妻有孕一女夢有數人披袖襖與一
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那美後舉
滎陽雙鶴滎陽
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
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
化成雙鶴
滎感退舍宋景公時滎感在心
以上俱開封府
曰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于民公
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
餓必死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韋曰
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候之滎感果徙三
舍
野叟獻曝宋國有野叟常衣縕質僅以過
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績狐貉顏謂其妻曰負日之
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
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

大慙子黑牛白犢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齋此類也

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

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其後

賦芋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

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于已也先誑之曰與若

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

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

也**不龜手藥**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冰戰大敗越

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爲

泝泝統則所用**不受璞玉**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

之異也

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鄙人用子罕曰

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

罕不欲玉故曰欲不**謳者侑築**宋王與齊仇也築

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

謳又賢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

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

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槌其堅癸

二寸射**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

稊五寸

莫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主賢相仁**使於宋司城

子罕止而觴之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

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業斲

使徙之恐人不知其處不獲食其業西家高而利

吾宮之卑故不禁也士尹池歸適欲興兵攻宋因

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而相仁賢者得**誤寶燕**

人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楚遂釋宋

石**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歸而藏之以爲**

寶周客聞而往觀焉主人乃齋戒七日端冕玄

纁

纁

纁

纁

纁

纁

纁

服以發寶華置十重客見之因掩口而鵲化金印

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

張顛為梁王相時有山鵲飛鳴翔化為鵲石

令取椎破之乃得一金印其中刻文曰忠孝侯印

成婦還魂 梁園有女已許聘其婿成其婿

其父母逼之不得已乃去未幾遂亡後婿還問女

所在其家告其故婿徑至女墓不勝哀悼發塚視

之乃活因與歸家後要聞知爭訟於官時秘書

郎王導議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

夫朝廷從月老卜婚唐韋固族次宋城見老人向

其議以繫夫婦足雖仇家異域此繩繫不可易君妻乃

隣比陳姬之女固見抱三歲女陋刺於稠人中傷

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

間常帖花鈿逼問曰妾郡守之猶子父卒于宋城

初時乳母抱之為賊所刺痕尚在宋城室有聲

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

辭柘城人嘗積錢盈室室中每有聲如牛人以為

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

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河伯娶婦

以為笑五代史以上俱歸德府

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錢得

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

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好事者多

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

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即出女惟中顧三老

巫祝曰是女不好煩老巫為入報河伯即使吏卒

抱大巫姬并三老投之河中豹嚮河立待良久

乃罷去從是以後不復敢言河伯娶婦

蛇致訟 魏有貧民斷園見一大蛇鑊而殺之尋見

明日有人持狀訴官云被一人殺一家大小埋於

園中官捕獲訊之但云昨夜十餘蛇埋之未之殺

人官疑之及勘本告者無其人令就園檢驗

所埋之處果得十餘死蛇其人乃得免焉

惟殃 魏宗室元禎封南安王孝文時以鎮北將軍

為相州刺史帝饒於華林都亭及至鄴上禎

惟殃

惟殃

惟殃

惟殃

惟殃

惟殃

惟殃

惟殃

惟殃

聚斂肆情嘗因大旱祈雨於神郭城中舊有石
 虎廟人奉祀之禱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
 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報警請死張洎嘗言典相
 是月禎疽發背而卒
 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曰某之姻
 某貧困常取息於斯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
 心不平思為姻報仇幸畢其志願就公法洎曰殺
 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
 曰汝何不亡對曰姻即其鄰若不獲盜豈得安然
 洎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
 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洎曰吾將聞
 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
 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
 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
 無不傳符氏義僕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姓郎
 其事者符氏義僕符守信愛其謹信字之若子符
 翁得痺疾家貲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利以養凡
 二十年翁卒守信上安陽西原葬之又事主母凡
 三年卒合葬治墳樹表嗟乎古所謂僕名灌非忘
 儒行守信近之矣

機衛人有五丈夫俱負鉅入井灌非終日一區
 折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今日
 橋終日灌非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
 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
 其往矣我一心灌應彬解惑日詣見主簿杜宣賜
 之不知改已
 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
 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預飲食大用
 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宣家問其故
 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使載
 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
 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擇由是瘳平
 助葬得金趙秋朝歌人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
 死家貧無以葬秋曰赴死生救不足吾
 之本心也家有一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
 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日子能葬我是以相
 報子五十後富貴不可言幸勿忘
 玄度也後果如母言
 翰林學士王惲母先亡葬於沁曲後十年其父亦
 亡將合窆焉玄堂既闢有二青樓飛出已而母

蝶露呈祥

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纓絡鵲之狀且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觀者莫不異之

鵲食蝗 至元五年秋七月蝗生牧野南無幾鵲自西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

下啄蝗食且盡 **龍墮農家** 至元二十年六月中大乃作陣飛去 龍墮農家 雨汲郡河西鄉農家王

氏甫夕黑霧四塞窓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下堂驚

什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少頃震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尚宛然也 **俱秋澗集** 以

上俱衛 **愚公鑿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百太行王屋

輝府 平之率其子弟荷擔運于渤海之尾隣之孀妻遣

男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

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也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

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嘆曰汝心之固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子子孫

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若何而不平智叟無以

對 **瘞鐵禁發** 桑道茂善木乙術所居宅有二柏

則士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瘞其下復曰

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和陽節度使溫造居

之發所藏鐵而 **泥如香粳**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

造竟卒 **博** 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

博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 **列仙傳** 以上俱懷

慶 **汲器化石** 晉有彭娥宜陽縣人永嘉之亂娥父

府 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執娥驅出溪邊將汚

之溪邊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我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石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逐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

免患方醒狗走疲而死因葬縣西種蔬得玉洛陽

南羅口保人稱為義狗塚云傳志種蔬得玉公輦

水作漿兼以給過者且補孺不取其直有神化為

童子問公何不種蔬曰無種即遺數升公種之化

為白壁公取以悟王弼墓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

娶嬪太平廣記悟王弼墓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

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與機言玄門

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機稅驢逆

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

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知所

遇者信王弼女媧墓移天寶十一載六月閏鄉縣

墓也異記女媧墓移天寶十一載六月閏鄉縣

冥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朔河人聞有風雷曉見

其墓湧出上有巨石石上有雙栢時號風陵堆蓋

女媧亦風姓瘞蠶受刑咸通中洛陽大饑穀價湧

也唐書瘞蠶受刑咸通中洛陽大饑穀價湧

之新安人有王公直一日與妻謀曰養蠶不如齋

葉遂取蠶瘞之公直入洛陽齋葉得錢市猪肉一

脚盛於袋中鮮血流出聞吏將袋啓視見人臂一

隻葉縛公直送河南南郡守訊之公直不服只稱齋

葉云云郡守令左右押公直驗瘞蠶之處乃見

死人無一臂覆勘相合公直遂下獄尋杖殺之

龍幾殞尉氏尉申文緯嘗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

池而觀有物如敗葉其大如蓋因以瓦礫擲之寺

僧曰不可文緯弗從少頃見白氣自水面驟起俄

而大雨電霆震擊平地水數尺晝日如晦鵝鵝呈

文緯怖懼遂仆地而絕及旦始蘇俱傳

祥河南府伊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水中

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有老吏云

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鵝鵝一雙立

前後以此為則僧孺潛揣縣尉無出已者因舉杯

曰既能有難何惜一雙鵝鵝宴未終俄有鵝鵝飛

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畫致真龍葉公子高好龍

畫龍象於是真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

葉公見之棄而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蓋葉公非

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葬骨獲報永徽初張琮為南

而非真者也

人從階前竹中出形甚陋自陳曰朱榮之亂某為
兵所殺屍骸在明府閣前為竹根所損以明府仁
明故輒投告明日琮掘之果得尸改葬城外後琮
答殺一人其家謀欲復讐俟琮夜出要殺之俄而
城中失火琮將出視之乃見前鬼遮琮馬曰明府
深夜何所往將有異謀問為誰曰前時得罪於明
府者琮乃復入明日擒捕問叔堅止怪漢汝南李
之果驗書志以上俱南陽府叔堅止怪叔堅少為
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
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擗
上犬戴之以走家人驚愕叔堅亦無所怪乃曰奴婢
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亦無所怪乃曰奴婢
在田中犬助畜火幸不煩鄰里亦何所惡也居號
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享大位號
鮑君神鮑陽有於田得麈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
有項其主往不見麈而見鮑魚大以為神轉相告
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惟
懷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
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

神上堂取之遂從相慙還婦汝南李敬為趙相奴
此已便風俗通於鼠穴中得繫珠璫

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
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去婦
還後戰亡宿命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為吳元濟

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
昌專聽將謂及已乃竟不聞天明起視左右死者
皆夜來聞呼姓息忙聘婦准北有姓媼姓於凡吐
名者也得異書息忙聘婦中最稱善措種事致殷

厥家俄為子求婦聞東家有女召媒氏通之媒氏
乃往覘其女病癯腫不辨頸頰背如負箕目黑白
弗分色漆墨媒氏歸報曰不可昨互嘗媒氏謂間

謀兩好且稱其女有淑德不論色也乃召他媒氏
往他媒氏獲其賄乃還報曰女玉色豐頰巧笑美
目騰光古毛嬙西子不能過也又刺繡剪縷雕鵝

毛腊極天下之工願亟聘無怠喜不任乃一日
聘之凡昨內外族暨里閭聞之皆笑及期命其子
迎之女既歸誌舅姑不我陋偵夫之覲我不灼也
讐族里之宿毀齧我也大肆專婦日凌其夫雖夫

之女兄弟佩履聲過戶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醜
狀百出舅姑怒於堂夫惡於室諸所與無不欲速
其夫之出也女久之沉憂計無所容遂上流飲犢
投淮水而死以上俱汝寧府
堯召許由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巢父
牽犢欲飲之見由問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厓空
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俗間苟求名丹砂化雉宋
魯巧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神
宗初成都李大臨知汝州時辰溪貢丹砂道葉縣
其二鑿化為雙雉闕出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
盜械送大臨識其異遂
釋之以上俱汝州

河南通志卷之四十五

河南通志序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致仕大梁李濂撰

河南在禹貢為豫州寔當天地之
中故謂之中州所隸府八州縣百
有八昔人所謂鎖天中區控地四
鄙咽喉九州閭域中夏其信然乎
哉聿茲鉅省而圖籍廢闕識者憾
焉天順間按察提學副使姑蘇劉

公昌始采各郡邑志彙括為總志未就以九載秩滿擢廣東叅政去越十餘年為成化己亥而會稽胡公謚以按察副使至復取劉本稍加刪潤草草報完不無譌漏今八十年矣久無議修之者嘉靖甲寅冬十一月巡撫都御史莆田鄒公守憲巡按御史孝義霍公冀謂藩

臬諸大夫曰事有若迂而實切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政教風化之所關者志是也今河南通志廢闕弗輯伊誰之責乎於是倡議修纂之藩臬諸大夫咸以為然亟開局于貢院余衰朽無似謬辱禮聘俾預其事遂與同事諸君子披故實蒐遺逸稽前史訂其善乘凡嚴

姓斷局官府新制罔不博訪而精
擇之增昔所無續今所存目涉手
鈔窮日夜之力逾朞而告成事乃
序之曰竊惟周禮大司徒之職雖
無所不統而其最切而先者周知
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佐王安擾
邦國繇是知圖經壤志有繫于治

道之重如此是故宣子聘魯而嘉
周公典禮之大備仲尼說二代之
禮而深慨杞宋之無徵則夫一方
圖籍豈非為政者首當屬意者乎
矧是邦居天下中為天地淳氣之
所聚繫河圖洛書寔開萬世道學
之源而伏羲畫卦之臺文王衍易
之里又皆在斯境以至周公之營

洛名誥之士中著草之寓神陽城
之測景靈蹤異迹它方所無而聖
徽經行宋衛陳蔡之墟封人請見
之鄉季路問津之處居人猶能指
而道之遺蹟尚存過者竦慕焉若
夫嵩高王屋諸山大河淮濟諸水
又皆天下之大觀一覽是編弗出
戶而可知其繁蓋不必游嵩入洛

而名勝在其目中矣余亦人也曩
嘗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顧
所載皆汴中事它郡邑未之及也
茲通志之輯闔省之事咸在焉仕
于斯地者披閱之頃則山川之險
易風俗之盛衰田賦之贏縮戶口
之豐耗民瘼時艱居然可攷繇是
參酌其政令調劑其土宜而下膏

澤于民則生民之蒙惠寧有窮乎
詩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墜斯固兩臺藩臬汲汲
修纂之本意也不然則志之修也
亦文具焉耳矣曷足為一方重哉
余濫竽是役於志之成也不能以
無言敢僭述鄙見于首簡



河南通志序

明 魏國公 中 附 州 志 序

夫志者何古史之流也通者何合
郡縣之事而錄也其要者何彰往
蹟宣人文也是故方輿之紀先王
重之維茲河南在禹貢為豫州歷
代為都為國為府為路典章文物
宜可攷徵而金元之季存遺兵燹

後老代謝事文散逸博雅之士痛
痛之成化間憲副舉蘇對公欽羨
敬轉爲志其草未就而去繼至者
會稽胡公廷慎稍爲綜理輒卽就
梓顧其踳跂無足觀矣甲寅春大
中丞一山鄒公來撫茲土保登之
慨茲墜典毅然修之乃白本行

思齊霍公野菴蔡公起菴李公

藩長先文谷孔公今葵山鄭公蒲
谷岑公臬長先臨溪張公後風泉
張公暨諸大夫詢謀僉同乃禮聘
僉憲嵩渚李公及余主其事復檄
貳守何君學正蒲從禮教諭黃積
慶王棟吳之翰郭懋羅琳李棟程
文俊薛紹李緒朱紹舜及諸生之
秀拔者分裁之是歲十一月朔開

局於貢院以憲副東溪徐公會溪
庵公少叅紀山曹公督修焉供給
者通府李君也踰年春東溪公以
公務巡歷諸郡同事者亦以應聘
應試各辭去事將中輟一山公乃
謂余曰夫是志闕而弗修者七十
餘年矣子爲鄉士而不論載使
昭代之制闇而不章哲先之業滅而

不述奈甚懼焉睦摯喟然嘆曰是
奈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乃抱
志草過余齋中蒐集故實且換且
述又踰年始卒事焉睦摯曰是志
也余據諸史傳及寰宇一統諸志
與夫鄜氏之水經杜氏之通典馬
氏之通攷王氏之玉海鄭氏之通
志羅氏之路史等編所載冗者裁

焉訛者正焉遺者增焉疑者析焉
於舊志僅存十之一耳其體要去
取余悉受之一山公云刻既成乃
隲括其義而爲之序曰維王政始
自疆理因地法天正人之紀於是
作圖考第一郡邑易置歷代靡常
作沿革表第二象緯成列析界以
分作星野志第三樹璣封禪圖

厥守作疆域志第四嵩高王屋河
沁淮濟環流壘峙奠我中土作山
川志第五土性旣殊人習亦異觀
其所尚而設教焉作風俗志第六
自三代建侯之制廢後世雖損益
不同咸有定則作封建志第七邦
本之固寔在康阜作戶口志第八
有地則有稅有身則有庸作田賦

志第九資民用辯土宜作物產志
第十秩有崇卑政有繁簡上下相
維庶蹟以熙作職官志第十一禦
侮防患非險不可以恃作城池志
第十二雖有金湯無粟不守轉輸
之利國計賴焉作河防志第十
三官府次舍政之所出作公署志
第十四育才善俗莫先於教作學

志第十五聖人著興以興非
賢者國之所恃以立也取用之
雖殊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作科
目志第十六國之政教惟養賢事
則歿有藏也作陵墓志第十八具
閣珠林靈區秘宇或古有賜額
國祝釐者不敢廢也作寺觀志第

九斷西漢書故聖道關與廢之
有足悲者作古蹟志第二十五
紀傳本其所生作帝王志第二十
一
之鄉非寓賢所倫作聖
卷二十二 峴碑墮淚案對吳
碑之所鐘其何能泯作名宦傳
二十三 魯秀川靈鏡吳徐
後先

四或仕而家或徙而置流芬遺範
民之思仰存焉作游寓傳第二十
五根於天性篤於彝倫百善之行
皆原於是作孝義傳第二十六禮
陳內則詩敘關雎王化之施寔自
茲始作列女傳第二十七箕穎抗
節貞風遠揚感而作者代有其人
作隱逸傳第二十八二氏之學其

來尚矣。國志弗遺作仙釋傳第
二十九深於數術不詭於俗糾其
推變於時事亦有補焉作方技傳
第三十自圖書肇興載籍斯繁事
以辭見體因代殊均之標彛倫之
則宣隱頤之旨明治忽之跡作藝
文志第三十一舊載之誤可擷可
據者作辯疑志第三十二事覈而

出所自之書或涉不經亦所不棄
作備遺志第三十三凡四十五卷
七十七萬九千餘言義有未詳則
仍其舊事有已發則不復見大要
敘述以年俾古今不相紊也第愧
能薄才謏闕謬寔多若好古博聞
君子與我同志考訂廣益以備一
方之文獻深所願

嘉靖三十五年歲
在丙辰秋八月
望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